



邹 相

故乡初夏

伴随着汽笛声,徜徉在乡村蜿蜒曲折的水泥路上,一排排绿意盎然的杨树朝后散去,宛如一幕幕时光掠影。故乡,在初夏的阳光中,愈发地清晰起来,我知道,这不再是记忆中的场景,这是实实在在的,是真的乡村,这片生我养我的故乡……

老家的门前,几棵高大的梧桐树,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易逝。不知不觉间,这几棵梧桐树已经成长了三十多年。那时候,我还小,爷爷奶奶还健在,在一个充满春寒的清晨,我跟爷爷奶奶一起,栽种了他们。而今,物是人非,爷爷奶奶早已在天国净土颐养天年,而我也步入了中年人的行列。

几只喜鹊,在门前的梧桐树上“叽叽喳喳”地叫个不停,仿佛是在欢迎我这个不常回家的小主人。门口的父母,冲着他们的孙子、孙女

大声高喊:“娃儿,你们回来了!”多么亲切的呼唤,多么温暖的声音,三十多年前,父母也经常这样冲着我跟两个妹妹喊道:“娃儿,你们回来了!”

门口的菜园子里,各种蔬菜应有尽有,小白菜、苋菜、莴苣、包菜、香菜,等等,一片绿油油、光亮亮、生机勃勃的样子。这种颜色,是纯洁的、自然的、生态的、原汁原味的、养眼润心的。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,一定都会喜欢这满园子的绿意,它让我们的回忆,飞向那些天真无邪的日子里。

沿着门口的水泥路,走到通往后山的黄土路上,踩着松软的泥土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让浑身的压力荡然无存,这真是太减压了。后山上,桃树、李树、杏树、柿子树等,都在吐故纳新,碧绿的叶片,宛如一块块晶莹无暇的美玉,见证着

生命力的蓬勃与旺盛。一棵仅剩下不足一米高的枣树树干,四周竟然也都生发出一簇簇叶子,开出了如粟米般的白色小花儿,美得令人心醉!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。小路还是那条小路,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雨打,谁也不清楚。老牛早已不再是那头老牛,能活到十五年以上的,似乎很少见。一茬一茬的老牛,在岁月的长河里来来往往、此起彼伏,化作天上的一颗颗小星星,一闪一闪,诉说着生命的无常与多舛。

“呱哥,呱哥,呱呱呱哥”,山间响起了“呱哥鸟”的叫声,如此熟悉,如此亲切,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小时候,与小伙伴儿一起到山上放牛的日子里。这种鸟儿,能从初夏一直叫到深秋,家乡人说它们是天上的仙鸟儿,掌管着人间五谷杂粮

的收获。“腾腾腾”,一阵急促的声音传出来,紧接着便是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鸡腾空而出,恰似一道闪电般,还没看清楚它的真面目,已然消失在苍茫大地间……

故乡的田地里,孕育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。一个个嬉皮笑脸的孩子,在田间地头追逐嬉戏,打闹着、打闹着,便离开了这片田地,到广阔的四面八方生根发芽、开枝散叶。然而,每一个孩子都怀揣着一句掷地有声的古训:尘归尘,土归土,叶落归根。或许,再过十几年,我会毅然离开现在生活的城市,回到这片夹杂着泥土清香的田地上,让逝去的回忆,慰藉我忐忑不安的思绪。

故乡初夏,不管是一声鸟鸣、一处蛙叫、一口老井,还是一片葱葱郁郁的树林,亦或是一地金黄色的麦浪,都能让漂泊在外的我们,心里涌出一阵阵欢喜,滋生出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……

从小说社会环境的设置出发(一)

光山县 李胜志

不针对任何作品,也不针对任何人,我只想从小说社会环境的设置出发,谈一谈文学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。

人物、情节和环境是小说的三个要素,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,最容易被作者忽视,而这又恰恰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功力的地方。情节是人物成长的历史,环境是人物成长的土壤。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,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,暗示到位,有利于克服人物形象的扁平化。一篇成功的小说,人物形象不应该让读者一眼看穿。因为人是复杂的,上升到艺术层面,就更复杂了。“好人”还是“坏人”,在成熟的作品里面,往往很难判断。握手的不一定是朋友,互动的也可能是对手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人物这样或那样,都是有原因的。

人和动物的区别,就在于人具有社会性。人只有经过社会的磨砺和摔打,才能茅塞顿开,明白事理。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品,字里行间自然要散发出浓郁的社会气息。一篇有深度的作品,不靠诘屈聱牙的语言取胜,只要社会环境设置合理,即使语言明白如话,也不会削弱人物形象。静水流深。

随着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持续作用和影响,可以让人物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。

关于社会环境问题,我举一个例子吧。我读过一篇写地主家庭生活的小说,忘了题目,也忘了作者,但里面有一个细节没忘:一对木制沙发是掉了毛的。这个细节的设置太精彩了。“掉了毛”很好地暗示了社会环境,说明这是一个没落地主之家;如果是新的,则暗示这是一个暴发户。文学作品不是新闻作品。人物怎么样,不应该由作者直接鉴定,直接说出来,而应该通过暗示等艺术手段,让读者慢慢体会。读者理解的过程,就是审美的过程。审美的过程妙不可言。而这,正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。你把什么都告诉读者了,读者收到的都是你嚼过的口香糖,还有什么味道?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,不应该是线性的,而应该是网状的。布局恰当的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,有利于加大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。没有矛盾,就没有生活化;没有冲突,就没有戏剧性。

博爱是一个作者最重要的创作素质,面对作品中的人物,再伟大的作者也是渺小的。作者的眼睛不仅要容得下沙子,还要容得下石

头。要善待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,要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来写,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,都不能居高临下,随意拿捏,随便收放。即使是反面人物,也不能无原则地挖苦、讽刺、打击。小说的人物形象,应该按照情节发展的逻辑自然生成。先感动自己,而后才能感动别人。你边写边笑,读者岂能边读边哭?

作为校长,我经常给我的教师同行们讲,为什么我教过的学生能发表作品,你们教过的学生却不能?原因只有一个:你们的胸怀还不够宽广。家长也一样。糊涂的家长让孩子择校、择班,明智的家长让孩子择师,择语文教师,择思维健康的语文教师。学生和思维僵化的教师相遇是不幸的。人和人是不一样的,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芸芸众生,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堪称精英,而这百分之一的人,因为寡不敌众,又常常被看成是最大的笑话。小说的人物,就是要让这百分之一的人翻身,能有从奴隶到将军的公平机会,把现实社会中被人因为因素颠倒了的黑白重新颠倒过来,给读者以信心和力量,激励人们克服困难,奋力前行。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和理由。

大家不应该对文学创作抱有太多的幻想,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也没有创作天赋,我属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群中的一个。对我来说,创作主要是为了防止老年痴呆。今后如有更好的预防措施,我就会与文学一刀两断。文学不是好惹的。想在文学上有大的成就,不是熬熬夜,敲敲键盘或嘻嘻哈哈,打情骂俏就能实现的。别说小地方了,就是大地方堪称作家的也不多。不信你喊一声作家,恐怕没有几个人敢答应。当今社会,很多所谓的“著名作家”,其实都是自我吹出的泡沫,根本经不起时间的风吹和雨打,要不了多久,一切都会归于沉寂。唐诗,宋词,元杂剧,明清小说。远的不说了,就说明清,明清时期的小说是中国小说的巅峰,长达几百年,可存活下来的作家又有几个人?作者靠作品说话,其他的都是浮云。

如果你真的感觉你有创作的潜质,就要勇敢地去投稿。虽然发表并不一定代表作品的价值,但发表尤其在正规纸刊上发表,毕竟是经历了一道质检工序。创作是艰辛的,要想有所进步,最好有发表的经历。尽管一鸣惊人的情况是有的,但绝大多数作者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。

(未完待续)

信阳市文学院协办